

保其致一也
之攬

ANTINGXUE TANYAO

兰亭学探要

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
可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
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
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
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
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
於著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
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
隨寶子遠感慨係之矣向之所
欣俯仰之間以為陳迹猶不
能毛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
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
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

AR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兰亭学探要

毛万宝·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兰亭学探要 / 毛万宝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 12

(毛万宝书学论集)

ISBN 978-7-5336-6416-9

I. ①兰… II. ①毛… III. ①兰亭序—研究
IV. ①J2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第 258958 号

书名:兰亭学探要

作者:毛万宝

出 版 人:朱智润

责任编辑:黄书权

责任印制:王 琳

装帧设计:何宇清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邮编:230601)

营销部电话:(0551)3683010,3683011,3683015

排 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创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551)445694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720×960 1/16

印张:21

字数:290 千字

版次: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6-6416-9

定价:4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总 序

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教授、博导 章祖安

毛万宝君书学论集编成,嘱我为序,我高兴地答应了。为什么高兴?首先因为他是一个诚实人,集中所写都是他所持真实观点的反映;二是他嘱我为序,并非看重我的名气(名气比我大的人多得很),而是长期以来私淑于我,同我在心灵上颇多相通之处;其三,我同意作序,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万宝君寻探书法精微的学术水平够格。

万宝君的书学论集拟出五卷,即《书法美学概论》、《书法美的现代阐释》、《20世纪书法史绎》、《当代书坛批判》和《兰亭学探要》,每卷25万言上下。如此规模,虽说不上巨著,亦可谓小有所成,毕竟,这些文字绝大部分都是作者利用业余时间在非学术环境下写出来的啊!

万宝君告诉我他是一个幸运的人,上世纪80年代初在大学读中文系时,正赶上学术界的美学热与书学界的书法性质问题大讨论。他正是受此鼓舞,一步一步走向书法美学探索之路的。他的第一篇书法论文(即本科四年毕业论文)便是《试论书法艺术的共同美》。这篇文章今天看来似乎有点平常,然在当时却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当时的人们,还没有从“阶级性”的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论书法也不忘强调所谓“阶级性”问题。对此,书学界已有一些论者表示质疑,遗憾的是他们仅通过“对话体”托出观点而已,缺乏应有的学术力度,从而也就无法使读者心悦诚服。万宝君看到这些,便从“书法艺

术的反映对象”、“书法艺术的二重性”和“书法艺术的内容与形式”三个方面去进行论证,在学术层面上最终确立了书法艺术“只反映共同美,而不反映阶级美”的符合史实之见解。

从美学角度研究书法,使万宝君很自然地拥有了一个高起点。搞书法研究,可以就书法谈书法,这是那些创作高手们的擅长,他们有实践经验,一谈就能谈到“点”子上去,给后学者以有益之启迪。但从人文学科高度来看这类研究,由于一味斤斤于“技”(形而下)而缺乏“道”(形而上)的关注,学术价值显得较为有限。因此,学科意义上的书法研究,更有赖美学(以及哲学、文化学、心理学、艺术学)等学科的介入。一旦有了美学等学科的介入,关于书法的本质构成、创作规律、形式要素、美感类型、审美范畴、接受原理、流派特征、风格样式、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艺术间的复杂关系等,就可获取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在宏观上有力引导当代书法创作健康发展。万宝君自知只是个书法爱好者,不敢“就书法谈书法”,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放到书法美学的探讨上来了。从涉足书法研究的1984年开始到新世纪的今天,短短二十余年的时间内,他不仅写出了数十篇书法美学论文,而且还写出了一部近20万言的专著《书法美学概论》。其中,部分论文发表后,还立即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造型艺术研究》全文转载。他的高起点,无疑为他日后赢得书法美学家的称号奠定了基础。

万宝君书法美学方面的引人注目之处,还在于他对书法本质有自己的独特认识,没有人云亦云,没有像当今书坛某些理论家,美学文章写了一大堆,但都在致力解说、证明他人的基本观点。关于书法性质问题的讨论上世纪80年代初开展得挺热闹,大家提出了“形象”说、“抽象”说、“写意”说、“造型”说、“抒情”说、“意象”说等不同看法。万宝君没赶上大讨论的热闹,他介入书法美学研究时,关于书法性质问题的讨论已转入“沉潜期”。然而,在“沉潜期”内,他的第一篇书法美学论文(即前述《试论书法艺术的共同美》)便提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书法艺术就是塑造汉字造型形象和展现书家审

美意识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随后,他又写出《论中国书法艺术的本质构成》一文给予详论。万宝君的书法性质观通过他自己的论证,已经得以初步确定,至于有多少读者予以认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以此为基点,比较顺畅地展开了一系列书法美学问题的解说与探析,既使他的整个书法美学研究保持了一贯性(不像有的理论家后期观点同早期观点打架),也使他的整个书法美学研究凸现了体系性(涉及书法美学方方面面的文章互为依存,系统而有序)。从方法论来看,万宝君最初的书法美学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指导思想、以反映论原理为理论依托的,尤其在探讨书法本质问题时如此。这究竟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结论固然难下,但时代局限性却历历在目。好在万宝君很快自觉地走出了这种时代局限性,否则,日后的一系列书法美学成果也就无法酝酿成熟,我们也就看不到论集中的美学卷频频闪现独到思想了。

虑及客观条件的限制,万宝君从事书学研究本来打算只专攻书法美学一门,其他概不涉及,以免精力分散什么也写不好。但在研究展开过程中,他还是经不住“史”的诱惑,更摆脱不了“史”的纠结,毕竟,“论”不能百分之百地自说自道,有时必得通过“史”的检验、寻求“史”的支持。缘于此,他一边把主要精力用之于书法美学研究,一边又坚持阅读有关书法史学著述。至于对书法史学的探讨,开始时他只选择了一个很小的“点”,这就是关于1965年以来的兰亭论辨研究。兰亭论辨研究作为一个学术课题,万宝君之前还很少有人成系统地关注过,这显然体现了他志在“填补空白”的学术理念。在万宝君看来,断代史研究也好、通史研究也好、书家个案研究也好,虽然不乏深入之空间,但介入的人太多了,没有得天独厚的资料优势,没有卓尔不群的治史能力,决难推出有价值的新成果来。也许,万宝君的个性化抉择感动了冥冥中的上天,2005年初万宝君幸运地调到兰亭书法研究所工作,当初的小小偶涉,竟变成他今天的主攻方向之一,而且还有了论集之五《兰亭学探要》的收获。

万宝君偶尔介入书法史学研究,兰亭论辨只是其中一个支“点”,

除此,还有另外两个支“点”,即20世纪书法美学研究回顾(今收入《书法美的现代阐释》)与20世纪整个书法理论研究回顾(今收入《20世纪书法史绎》)。

对20世纪书法美学研究进行回顾,显然是万宝君从事书法美学研究的合理延伸。我们知道,从事任何一门学科研究,都得了解该学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否则,就会瞎忙乎:自己费九牛二虎之力写出的东西原来早被人家谈过,而且人家谈的比自己还要深刻得多。当然这种了解不一定都要写成文章。万宝君将这种了解写成了文章,目的无非想把自己的有关思考“凝固”下来,既方便自己在研究过程中有个参照,又方便他人开展同类研究有个参照。得力于从事书法美学研究养成的宏观统摄之习惯,万宝君对20世纪书法美学研究首先来了个鸟瞰式把握,认为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间的书法美学研究,主要应对当时社会精英分子大多不承认书法为一门艺术的思潮,着重阐述的是书法与其他艺术的共性,以便让书法加入“艺术”之籍。而到80年代初的书法性质问题大讨论,人们关注的则是书法同哪些门类艺术具有相同之属性,可视为替书法找朋友,用文雅的话说就是“别类”。大约从1985年前后开始,书法美学研究出现了探讨书法独特性质的“个性化”尝试,标志是这种书法性质的界说,只能用来释读书法,而不能用来释读其他任何一门艺术。因此,从“入籍”到“别类”再到“体性”,就准确勾勒了20世纪书法美学的发展轨迹。

粗线条是规律把握,要真正把握具体形态,个案分析就变得不可缺少。万宝君对20世纪书法美学研究进行宏观扫描之后,还陆续投入到大家书法美学思想的微观剖析之中。于是,我们看到了他撰写的《论朱光潜的书法美学思想》、《论宗白华的书法美学思想》、《李泽厚书法美学思想寻绎》、《从“抽象”说看林语堂的书法美学思想》和《走出尘封的“序言”——张荫麟书法美学思想探微》等文。这样,有宏观,有微观,读者读之自然可对20世纪书法美学研究产生一个清晰而立体的印象。

应陈振濂之约,万宝君相继为1993—1994年度和1995—

1996年度的《中国书画篆刻年鉴》撰写理论述评。随后,他竟由此作时间段上的前后延伸,有计划地写出了1997—1999年度、1971—1992年度、1901—1970年度的书法理论述评,等于以论文形式完成了一部详备的《20世纪书法理论史》,这对当代书法史学来说,显然是个非常难得的奉献。

2008年9月,他又应约为上海书画出版社七卷本《中国书法史绎》撰写20世纪部分,这就是收入《20世纪书法史绎》“正编”中的内容,与“副编”理论回顾正好合为一璧——有语境有人物、有创作有理论;有点有面、有史料有史实,精彩展示了20世纪书法的全景画面。

万宝君为人平和厚道,但并非“乡愿”,他的性格亦有嫉恶如仇一面。当他在研究、交往过程中,发现一些理论大家观点偏激悖离实际,发现一些书坛时弊严重干扰书法事业发展之后,便禁不住愤愤然拿起笔给予毫不留情的批驳与针砭。

关于理论批评,万宝君写出的重要篇目有《论书法学体系的文化困境》、《新视角·新资源·新思想——关于书法美学出路问题的三点断想》、《论刘纲纪书法美学思想的内在矛盾性》、《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么?——就书法定位问题向熊秉明请教》、《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论启功在〈兰亭序〉研究中的矛盾表现》和《历史·文化·书法——〈红月亮:‘兰亭序’解读〉批判》等。这些篇目,有的涉及当代书法理论的新尝试,有的涉及当代书法理论的学科发展方向,有的涉及当代书法理论家的学术观点,有的涉及当代书法理论家的研究性格,不仅把握准确、驳斥得当,而且充满思辨色彩,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这里我要特别一提的,是万宝君上述驳熊秉明先生一文。20世纪80年代初,熊先生以其《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一书奠定了他在书法理论界的地位,其方法论亦为当代书法理论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这些自是功不可没。但其看似严密实属机械的方法论并不完全适合中国艺术,特别是中国的书法艺术。时隔不久,熊先生又别出心裁,提出“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而且不遗余力,在不同场合下给予

论证、演讲,好像真的发现了一个伟大真理似的。此说一出,书法界的芸芸众生几乎全都欢呼雀跃起来,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是在从事一项超越所有行当的艺术事业。搞理论的人,更是纷纷撰文“跟进”,只有极少数头脑清醒者私下表示异议。万宝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毅然写出上述驳熊先生之文,而且态度明确、直指其谬——“首先,熊先生本人的具体论证,只能推导出‘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换言之,说‘书法代表中国文化最核心部分’亦可)的结论”、“其次,熊先生这一提法带有文字游戏性质”、“其三,熊先生的所谓‘文化核心的核心’之提法,错误地理解了‘文化’、‘哲学’与‘书法’三者间的本来关系”,因此,“熊先生所谓‘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之提法并不能成立”。

万宝君的书坛现状批评始于近年,由于观察之敏锐、捕捉之及时和分析之透彻,文章一经发表,即引起强烈反响。2003年,他的《组织官僚化:21世纪书法的悲哀》一文,由《书法》(第6期)和《美术报》(6月14日)发表后,除了那些受抨击者外,书法界的上上下下,包括具有创作实力的各级书协领导人,无不为之拍手称快。2006年初,应胡传海副主编之约,为《书法》所撰《2005年书坛焦点词释》,遴选出书坛十大焦点给予一一剖解,发表(第4期)后,亦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曹宝麟先生立即驰函赞道:“《书法》上的大作拜读,痛快淋漓,为浮一大白。”这篇文章长达20000余言,点击了当年书坛几乎所有敏感问题或事件,比如公正评选问题、书坛名头问题、活人编自己年谱问题、活人建自己艺术馆问题、报刊收取版面费问题、书协换届事件、启功是否“国学大师”问题、批评有效性问题、名家书法提名展事件、“大师”题字事件、名流“另面人生”问题和“艺术书法”展览事件等。对万宝君的一系列辨析及其见解,我也基本表示赞同。而且,我以为,当代书坛太需要像万宝君这样的勇士站出来激浊扬清,否则,书坛真的没有希望可言了。

不久前,万宝君坦诚相告,书法美学已经写了不少文章,很难再深入下去,加之时下主持兰亭书法研究所工作,于是决定改变以前

主攻书法美学兼及其他的做法，而代之以主攻兰亭学研究和当代书坛现状批评再兼及其他的努力方向。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万宝君一面做着艰辛的文献整理（他已主编一部三卷本的大型资料集成《兰亭学文献汇览》，总字数300余万言，目前正在充实、校对之中），一面又冷静地观察着当代书坛潜存着的各种时弊。继《2005年书坛焦点词释》这篇带有“集束炸弹”性质的文章投放书坛之后，2006年下半年以来，他又连续撰写了数篇针对书坛时弊的批评文章，其中以《走出误区 重铸辉煌——给安徽书坛的几点建议》、《关于书学讨论会的主题及其他》、《头衔·笔名·通稿——读季羨林〈在病中〉随感》和《权术改写历史——当代书协组织“去功能化”走势透析》最为时人津津乐道。这几篇文章，有的是应编辑朋友之约而写，所以很快就见诸报端了；有的则因有关报刊改变发稿方针，而无法及时同读者见面，无奈，万宝君只得将它们先放到有关书法网上展示，如今皆收入万宝君的书学论集《当代书坛批判》卷中，读者自可尽情翻阅。

读万宝君的书法批评文章，我还感到，他的批评态度端正、批评目的健康。首先，没有一篇文章是为了泄私愤，是为了哗众取宠，它们坚持的都是学术立场，不管什么问题皆能抱着理性、审慎的态度去加以解剖，虽爱憎分明，但绝无乱挥棍棒之嫌。再者，他的每篇批评文章发表时署的都是真名，从不用笔名，以示敢于承担责任，这点尤为难得。

万宝君因疏于外语，失去读研深造的机会，每念及此，我都不免一番感叹。让我欣慰的是，他能不向命运低头，醉心书论，勤奋笔耕，在非学术环境下托出了无愧当代书学的一连串成果。万宝君平时读书面广，知识丰富，加之擅长思辨，故不下笔则已，一下笔便有汨汨其来、源源不竭之势。想写、会写、勤写，这自然令人羡慕，但我想提请万宝君注意的是，从事学术研究不同于写畅销书，在控制速度的同时，更要控制数量，决不可“下笔不能自休”（这在晋朝大才子陆机那里尚以为病哩）。而今，万宝君正当盛年，我于万宝君有厚望焉！

序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王玉池

在几十年来持久的书法热中，书圣王羲之及《兰亭序》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入。突出表现便是由感想式、局部性的探讨向系统化、深刻化转变，研究资料也由零碎的、分散的收集向专题式、全集式发展，并且已经出现了一批很见深度的研究成果。这中间，就有毛万宝先生的一份奉献。

我和万宝先生结缘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那时，第二次兰亭论辨仍在进行之中。从大量的文章看，感想式、浅尝辄止者居多。而讨论发展到那时，不作深入、系统的研究，已很难取得进展。万宝先生当时写了篇《1965年以来兰亭论辨之透视》的文章，虽然未及《兰亭序》真伪问题，但材料丰富、条理清楚，从宏观上对兰亭论辨给予了全面而深刻的把握。所以，他的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有关专家与读者的关注。

后来得知，万宝先生的研究工作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还是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就对兰亭论辨发生了浓厚兴趣，并不断地积累有关资料。当时收集资料非常困难，譬如想找到商承祚先生那篇在兰亭论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一文就费了不少周折，直到1985年同中山大学图书馆联系才看到原文。毛先生这种执著精神是十分感人的。万宝先生大学毕

业以后曾先后在家乡两个中学任教和县(市)委宣传部门工作,由于书法资料极度匮乏,他不得不放弃书史研究,而转向对史料要求相对宽松的书法美学研究,并写出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相继发表于《书法研究》、《中国书法》和《中国美学研究》等重要刊物。他在1998年就出版了《书法美学论稿》,最近又编出专著《书法美学概论》和论集《书法美的现代阐释》,洋洋50余万言,即将付梓。直至2005年调入绍兴兰亭书法研究所工作,才算如鱼得水,重新回到兰亭研究的领域。

作为一个王羲之书艺爱好者,我一直认为,浙江绍兴作为王羲之的第二故乡、永和兰亭雅集与书写《兰亭序》的故地,不应只是一个朝拜书圣或缅怀书写《兰亭序》的场所,更应该成为一个研究王羲之其人及其书法艺术(包括兰亭研究)的重要基地。正因为如此,我对毛先生的调入寄予了很大期望。

据悉,万宝先生到了绍兴以后,便着手编纂数百万字的大型资料集成《兰亭学文献汇览》,该汇览将收入唐宋以来直至近年已经发表和尚未发表的许多重要文献。目前,该汇览正在编校、充实之中。由于人手有限,预计数年后才能同广大读者见面。一旦面世,我想,无论如何都会对今后兰亭问题的研究发挥良好作用。

为推动兰亭研究,万宝先生除编纂兰亭文献以外,自己也写了不少有关兰亭问题的文章。如《〈兰亭序〉:中国书法史上的永恒经典》、《兰亭雅集:文本、误读与挪借》、《曲水流觞迹何在?——关于兰亭遗址之谜的探寻》、《试说永和九年兰亭雅集之盛况》、《论〈兰亭序〉真迹的流传及归宿》、《〈兰亭序〉文章与书法之鉴赏》、《论康有为的〈兰亭〉观》、《帝王接受:托起〈兰亭序〉的文化地位》和《〈兰亭序〉创作真相新辨——兼释祁小春关于〈兰亭序〉中的“癸丑”和“揽”字之疑》等,都是很有见解的文章。而这些文章,也成为他这部论集《兰亭学探要》中的重要篇目。

1965年开始的兰亭论辨,是有许多著名学者参加、高水平的学术

讨论。虽然当时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使许多学者不能畅所欲言,甚至被迫写出了违心的文章。但讨论牵涉到了历史上许多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乃至书法技法上的问题,眼界是十分广阔的。万宝先生的研究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不就事论事,没有局限于兰亭书法一个层面。像以前人们关注甚少的永和兰亭雅集盛况与传承流变、大致兰亭遗址究竟何在以及帝王接受对《兰亭序》文化地位的凸显等问题,他也进行了一番深入而系统的探讨,这些,我认为都是十分难得的。

在这部《兰亭学探要》的附录中,我们看到了万宝先生搜集、整理的《近百年兰亭学文献通检》,这对开扩读者眼界,以至引导读者走上兰亭研究之路,无疑都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通检”所列已经问世的兰亭学成果,虽然无法做到严格意义上的网罗殆尽,但重要篇目却已一一在编。我想,一个即便对兰亭学从未关注过的读者,如果能以此为入门向导,找来所列文章认真拜读一通,那也会收获不菲,甚至能够因此而成为新的兰亭学爱好者。

万宝先生作为兰亭书法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倡导建立“兰亭学”是可以理解也是应该肯定的。问题在于,《兰亭序帖》虽然在唐代以后影响巨大,但它毕竟不是传世王羲之作品的全部,就我个人来看,甚至还不是其主要部分。因为现传《兰亭序帖》出现以前王羲之已是中国早期书法史上传世作品最多、实际影响最大的书法大家。(张芝至唐初已无可靠作品传世,钟繇作品亦极少。)他的许多作品,例如《十七帖》、《姨母帖》、《寒切帖》、《丧乱帖》乃至《平安帖》等,都是流传有绪、没有争议的代表作品。而《兰亭序帖》只是存在争议的个别作品。不研究清楚那些没有争议的作品,也就不可能彻底解决《兰亭序帖》本身的问题。因为兰亭论辩的焦点之一就是为什么《兰亭序帖》和其他许多无争议的作品之间存在巨大差异问题。只以王羲之有多种风格和多种技法来解释,说服力是不强的。所以,我曾经建议,应该建立一个“王羲之学”或称“二王学”,对王羲之进行全面

研究。“兰亭学”只是“王羲之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个案”而已。

我和万宝先生对《兰亭序》有些问题的看法不尽一致,但并不影响我们各自对兰亭问题以及王羲之其人其书的研究。众所周知,晚清以来的兰亭论辩已经远远超过了《兰亭序》本身,它已涉及东晋前后社会文化、思想观念和整个书法发展史(包括书法技法发展史)以及王羲之研究的许多重要层面,不解决这诸多方面的问题,兰亭问题也不可能彻底解决。根据我自己的体会,王羲之研究包括兰亭问题的个案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难度极大,对研究者来说任重道远,也许我们这一代人只能做些添砖加瓦的工作。在此,我愿与毛君并一切王羲之书艺爱好者们共勉!

2010年12月于北京

目 录

001 | 序(王玉池)

001 | 论《兰亭序》真迹的流传及归宿

017 | 《兰亭序》文章与书法之鉴赏

031 | 《兰亭序》:中国书法史上的永恒经典

061 | 《兰亭序》创作真相新辨

——兼释祁小春关于《兰亭序》中的“癸丑”和“揽”字之疑

077 | 试说永和九年兰亭雅集之盛况

093 | 兰亭雅集:文本、误读与挪借

103 | 1965年以来兰亭论辨之透视

117 | 反权威·重思辨·高起点

——关于兰亭论辨现象的再认识

121 | 论郭沫若“依托”说对王羲之及《兰亭序》的具体否定

131 | “四十之感”当休矣

——《〈兰亭序〉的真伪驳议》问世前的“前内幕”辨误

141 | 也说兰亭论辨中的几个问题

145 | 论康有为的《兰亭》观

157	历史·文化·书法 ——《红月亮：〈兰亭序〉解读》批判
165	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 ——论启功在《兰亭序》研究中的矛盾表现
179	论沙孟海的兰亭关注
189	回看郭沫若的《兰亭序》辨伪
207	红学之外的奉献 ——周汝昌《兰亭序》研究述略
227	帝王接受：托起《兰亭序》的文化地位
247	曲水流觞迹何在？ ——关于兰亭遗址之谜的探寻
263	附录一：近百年兰亭学文献通检
307	附录二：毛万宝书学研究档案
317	后记

论《兰亭序》真迹的流传及归宿

在永和九年三月初三雅集当天，王羲之所书序文只是一通草稿，那上面既无题目亦无署名，有的倒是大量圈画与涂改。为了让它同诗集一道向外传播，雅集过后，他只好一遍又一遍地加以誊正、修改、再誊正与再修改，直至定稿补上题目、署名。遗憾的是，有了题目、署名的定稿，书法效果却比不上定稿前的那通修改稿（文字内容已与定稿一致，只是没有标上题目与署名而已）。权衡再三，王羲之把后者留了下来。至于前者（连同其后所作若干定稿抄件），王羲之则让它流传于外，充当传播文字内容的使者。而那些与定稿文字内容不一致的修改稿，都被王羲之一一销毁了。

被王羲之本人收藏的那通修改稿《兰亭序》，通过王氏家族的代代相传，一直传到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之手。智永因出家当了和尚，便将《兰亭序》真迹随身带入永欣寺。智永没有后代，只得于临终前将《兰亭序》等书迹托付弟子辨才传掌。唐太宗即位之后，因大倡文治，笃好翰墨，尤倾心于“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孙过庭《书谱》语）的王羲之书法，于